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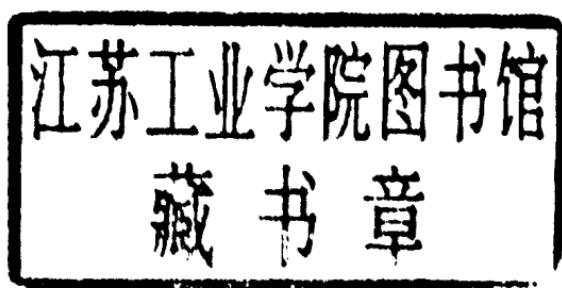


# 铁岭资料本



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

# 铁 岭 县 资 料 本



辽宁省铁岭县三套集成领导小组编

## 龙 山 传 说

---

老老年以前，铁岭这个地方，一马平川，什么山也没有，只有一条大河。那时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的铁岭城，只是在岸边有个小小的村子。

这条大河里有个老河神，听说是玉皇大帝身边的麒麟，因为犯了天规才被罚到这儿的，人们都叫他麒麟王。麒麟王有个金葫芦，是定河之宝，雨水大，河水泛滥，它能把水吸进去；久旱不雨，大地干裂，它能把水放出来。老河神总用这金葫芦为人们做好事，所以麒麟河一带一直是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人们为了感谢老河神，还在河边修了一座庙，叫麒麟庙，每当年节，香火可盛了。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河叫麒麟河了。

这一年，老天很长时间没下雨了，别的地方都旱得地裂大缝子，可麒麟河一带却草木旺盛，禾苗粗壮，这都是麒麟王日夜用金葫芦浇灌的结果。

有一天，麒麟王正往大地里浇水呢，突然半天空响个大雷，“咔嚓”！一声巨响。他抬头一看，见东南角上飘过来一片乌云，云头上驾着两个人，没等麒麟王看清是谁呢，这两个人已经到了跟前。麒麟王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东海龙王的三儿子——黑龙太子，身后跟着一个水怪。麒麟王赶忙拱手相迎，说道：“黑龙太子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！”

原来这条恶龙久不降雨，一心想把大地变成焦土，忽见凡间西北角上一片葱绿，这才落下云层来到麒麟王身边，大发雷霆，喊道：“这金葫芦本是我东海龙宫之宝，竟被你盗来在此作怪，还不快快归还给我！”麒麟王吃惊地说：“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怎会是你龙宫之宝？”黑龙不容分说，伸手便抢，麒麟王也不甘示弱，便和他二人打了起来，直打得天昏地暗，飞沙走石，最后终因身老年迈，被黑龙打死在地，金葫芦也被抢走了。

黑龙太子打死了麒麟王，抢走了宝葫芦，霸占了麒麟河，经常在这儿胡作非为，直害得百姓叫苦连天。这还不算，而且每年都得让百姓给他献上一名美女，村里漂亮姑娘几乎都让他给害光了。

再说麒麟河岸边的村子里有户人家，一个老汉领着一个孙女，靠打鱼为生。老汉快七十啦，身体还挺硬实。老汉的孙女叫银花，聪明伶俐，长得又漂亮。

这一天，爷儿俩正在麒麟河上打鱼。说来也怪，往日里十网九空，今天却是网网有鱼，不一会儿船舱就装满了。他们刚把船划到岸边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波浪滔天，从水中钻出几个水怪来，打头的正是那黑恶龙，他哈哈大笑道：“快快把银花姑娘给我抓来！”一声令下，水怪们一拥而上。正当紧急关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拎着一把大斧子迎了上来，喊道：“哪里来的妖怪，快快住手！”黑恶龙抽出宝剑，一剑正刺在他的左臂上，青年人翻身倒在了地上。他挣扎起来后，右手用力一甩，将手中的斧子扔了出去，正砍在黑龙的脚上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两个小水怪也顾不得再抢银花了，拖着黑龙钻进了水里。这时那个年轻小伙子

也躺在地上昏了过去。

老汉和银花跑到小伙子跟前，见他双眼紧闭，脸色苍白，肩上的伤口正往外流血呢。见这情景，爷儿俩立刻把小伙子抬回了家中。从此老汉和银花整天煎汤熬药，精心护理，可是小伙子的病不但没好，反倒越来越重，爷儿俩别提多发愁了。

再说那黑龙受了伤跑回水府后，大发脾气，拿出了金葫芦想发大水把岸上的人都淹死，可是他不会念使用金葫芦的咒语，便把原来麒麟王手下的管家鲇鱼婆喊了来。鲇鱼婆早就想得到这宝贝，今天见黑龙问她怎样使用，觉得是个好机会，便说：“大王，我指给你看！”黑龙不知是计，便把宝葫芦递给了她。鲇鱼婆接过金葫芦转身就跑，黑龙见事不妙，起身就追，鲇鱼婆边跑边念咒语，本想把黑龙收进葫芦里，没想到，慌乱之下念错了咒语，却把金葫芦变成了一条鱼，顺水跑掉了。

黑龙仍然紧追鲇鱼婆不放，一直追到铁岭西北方向的大台山下的汪河边上。黑龙见鲇鱼婆钻了洞，没办法，只好空着手跑了回来。现在大台山下，汪河边上的鲇鱼洞还在那里，汪河的鲇鱼至今还是那么多，传说都是鲇鱼婆的后代。

说来也巧，正赶上老汉家里实在没吃的了，来到麒麟河上打鱼，一网下去正好把金葫芦变的鱼打了上来。老汉一见打上来的鱼又红又大还放着光，乐得连忙跑回家，高兴地说：“银花，快把鱼做熟给恩人吃，好补补身子！”

银花很快就把鱼做好了，给小伙子端上来。说来也怪，小伙子吃完了鱼，喝完了汤，顿时伤口全好了，而且精神百倍，不但能下地走动，还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爷儿俩惊喜得不得了。小伙子感谢祖孙二人的精心照料，祖孙二人感谢小伙子的相救之恩。经过一番叙谈才知道，小伙子的名字叫柴义，今年二十一岁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一直流落他乡。老汉见柴义身世可怜，便收留了他，从此一家三口人勤勤恳恳地过日子。

一晃三年过去了。这一天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河水猛涨，眼看就要吞没庄稼，冲毁房屋。这时村里来了一个道士，说：“龙宫一日，人间三年。三年前的今天，你们这个村里有人打到一条红毛鲤鱼，这条鱼是黑龙抢麒麟王的宝贝——金葫芦变的。黑龙兴风作浪，是要与人间算帐啊！这都是因为黑龙负了伤，不然你们这村早就不存在了。今天他伤好了，是来报仇的！”人们听了害怕极了，问道士可有解救办法，道士说：“只有打鱼人自身跳入水中让黑龙吃掉，才能解除这场灾难。”

这话传到老汉的耳朵里，他想：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我宁愿一死，也不能让乡亲们受连累。老汉拿定了主意，便把银花和柴义叫到跟前，把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。柴义听完忙说：“鱼是我吃的，还是让我去吧！凭我的力气也能与恶龙拼杀一番，如果能战胜恶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”爷儿俩争执不过，最后也只好依他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爷儿俩陪柴义来到河边，全村的百姓也都到河边站脚助威。但见，柴义手握寒光闪闪的利斧，威风凛凛，等待黑龙的到来。

不大工夫，只见河水由清变浑，波浪翻滚。一条二尺多粗，三丈多长的黑龙跃出了水面。张牙舞爪地直奔柴义扑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柴义飞身跳入水中，与黑龙厮杀起

来。一会儿跃上浪尖儿，一会儿落入水底，从水中杀到陆地，从岸边战到水里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风平浪静，天开云散，只见黑龙已被截成两段，死在岸边。柴义却不见了，岸上只剩下一顶柴义的帽子。乡亲们见此情景，都哀叹不止，爷儿俩更是放声大哭。人们把黑龙的尸体就地埋了，把柴义的帽子埋在了正南方。

打那以后，每到深夜，人们便能听到埋龙尸和埋帽子的地方有响动，好象在厮杀，渐渐地两处都长出了大土包。土包越长越大，长成了大山，但埋柴义帽子的山总比埋龙尸的山高。人们怕恶龙再活过来，就在埋龙尸的山中间凿开一条道，以示斩断，还在埋“龙头”和“龙尾”的地方都修了塔，意思是让塔永远镇住黑龙。后来深夜就再也听不到响动了。

从此，人们就把埋龙头长出的山叫龙首山；把埋龙尾长出的山叫龙尾山；把埋柴义帽子长出的山叫帽峰山。为了怀念柴义，人们还把麒麟河改叫柴河了。

直到现在，龙首山和龙尾山当间儿还有一条大道呢。

讲述人 李耕野 男 六十二岁（已故）原县文化馆更

夫（本文参考了刘兴治搜集的《龙首山的传说》）

整理人 赵广博 男 铁岭县文化馆干部

## 天书的故事

---

从前，龙首山下有个村子。村子里有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没爹没妈，从小就在一个老员外家扛活。老员外有个独生女儿，和小伙子同岁，他们从小常在一块儿玩，两个人一年年长大了，也越来越要好了。

老员外为这事气得够呛，想把小伙子撵走，又怕小伙子走了，家里少一个干活儿的人手。想来想去，他吩咐家丁把小伙子锁在磨房里，让他没白天没黑夜地拉磨，不许他再和女儿见面。

磨房里黑古隆冬的，又闷又热。小伙子自从进了磨房就没吃过一顿饱饭，累得死去活来。他心想，这分明是想往死里整我呀，不能等死，我得逃出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抽出磨杆往磨盘上一摔，“咔”地一声，磨盘裂开了，中间有一汪清水。小伙子正渴得难受，一见清水，捧起来就要喝。忽然刮来一阵风，把小伙子眼睛迷了。他用手一揉，就觉得眼睛亮堂了。小伙子挺奇怪，又揉了一下，发现能望地三尺。他明白了，这原来是仙水呀！他就蘸着仙水使劲儿地揉眼睛，越揉看得越深。小伙子心想，这下可好了，都说龙首山上有宝，我得去挖宝，有了宝贝，就不怕员外不应亲了。小伙子趁天黑从窗户逃了出去。

小伙子上了龙首山，东张西望，来回溜达，果然看到山

中埋着一个木匣子。他一口气儿把它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匣子里正正庄庄地放着四本书。小伙儿翻了翻，见上面一个圈儿套着一个圈儿，一点儿也看不懂。小伙儿没有挖到金银财宝，很失望，拎着木匣子回家了。

小伙儿父母死得早，房子也破得不象样儿，四面透风。夜里，他一个人呆在家里，冷冷清清的没事儿干，就又打开了木匣，翻弄起那几本书来。他见书上有一个圈儿有点儿模糊，就用手指头蘸点儿唾沫一描，一阵旋风刮起来，腾地一声，好象有一个东西跪在了他的面前，说：“大人想要什么？请吩咐。”小伙儿先是吓一跳，后来想了想说：“我想见员外家的小姐。”一会儿工夫，小姐就来了。两个人一见面，抱头痛哭，满肚子的心里话唠也唠不完。

老员外发现女儿一连几天夜里不见了，很是气恼。便把丫环传来盘问，丫环一问三不知。又去问小姐，小姐只管低着头，一声也不言语。老员外没有办法，只好派家丁守住小姐的房门。这天夜里，家丁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说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又不见啦！”员外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你管干什么的？”家丁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也没看见小姐出来，刮一阵风，小姐就没了。”老员外一听，又急又怕，忙命令家丁打着灯笼四下寻找，找到天亮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。忽然丫环又来禀报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小姐在房中呢！”员外哪里肯相信，当时随丫环上了绣楼。开门一看，小姐果然坐在梳妆台前正要梳头呢。老员外上前刚要问话，一眼发现女儿戴的金簪上挂着一块窗户纸。他料想女儿一定是去了哪户人家，便命令家丁拿着窗户纸到各家各户去查对。查来查去，查到了小伙儿家，一看，窗户纸正是他家的。家丁们

不容分说，一拥而上，连推带搡地把小伙儿绑走了。

老员外一见又是小伙儿闹的事，气得火冒三丈，非要拉小伙儿去打官司。小伙儿腰杆儿挺硬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女儿和我有缘份，这是天意。”老员外问：“这话从何谈起？”小伙儿就把木匣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。老员外一听大吃一惊，心想：听说当初龙盗过天书，龙死了，天书也下落不明了，如今这穷小子挖到的一定是那天书了，这可是无价之宝啊！要献给皇上，一定能封官晋爵。想到这儿，他气也消了，脸也晴了，哀求小伙儿让他看看那个木匣子。小伙儿说：“要看木匣子，那不难，你同意把女儿嫁给我，我就把木匣子送给你。”老员外一听，连连应承，当下订妥第二天就成亲。

第二天一早，鼓乐齐鸣，花轿临门，等小两口儿欢欢喜喜地拜了天地，老员外捧着木匣子急三火四地回去了。到了家里，他打开木匣子一看，里面正正庄庄四本书。老员外乐滋滋地刚一伸手去摸，只见一股清烟飘过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空木匣子了。

讲述人 付立新 女 三十五岁 初中文化 银州区广播站干部

流传地区 辽北一带

搜集人 郝建辉 女 铁岭市电视台编辑

## 弥海和尚之死

---

说不准是哪一年，龙首山大庙（就是现在的慈清寺）招了个和尚叫弥海。这个人三十郎当岁儿，长得瘦肌疙瘩小矮个儿，挺有精神气儿。听说他是打南边过来的，有一身好武功，可惜这小子心术不正，是个“花花和尚”。他小前儿就和家乡的地赖子、二流子在一块儿鬼混，偷鸡摸狗撩唆女人不干好事。后来为争一个丫头让人给打伤了，为了报仇，他跑到深山老林的一个庙里拜师学艺，当了和尚。他师父叫清远大师，是个隐名埋姓的武林高手，当时身边只有弥海、知荒两个徒弟。清远见弥海这个人脑瓜灵，挺勤快，起先还挺得意他，后来发现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不是好饼，就想打发他。弥海跪在师父跟前，苦苦哀求，一步一个头，清远说啥也不留。好说歹说，总算给了他一张度牒，让他另投别处。临走前，清远大师跟他说：“你跟了我三年，我就有一句话，出家人学武只为防身，你要有歪门邪道，我早晚饶不了你！”说完就让二徒弟知荒送弥海出山。

弥海来到龙首山，住进庙里，念经练武，一晃儿过了半年多。这天早晨，弥海正在树林里打拳，隐隐约约听见有哭声。他顺着声音一瞧，看见一个身穿重孝的年轻妇道，正跪在一个坟头烧纸。弥海藏在一棵大树后边，拣了一个石头子儿，朝着那女的弹了过去。那女人吓了一跳，猛一激灵，扬

起了脸儿。弥海一看：哎呀！从没见过这么俊的美人儿！心里忽悠一下翻了个儿，早把师父的话撇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不一会儿，那女人拎着筐走了。弥海跟在人家后头，偷偷下了山。到城里一打听，知道这个美人原来是朱铁匠的媳妇，丈夫刚死，一个人守寡，家里再没别人。弥海这心里可就作鬼啦。

当天小半夜，弥海穿了一套黑衣黑裤，把禿脑袋用黑布一包，就窜出了庙门。没走多远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师兄慢点儿走！”弥海一惊，仔细一瞅，啊！是师弟知荒，就问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知荒说：“师父对你不放心，叫我访访你，我都跟你俩月啦。本来今天该回去见师父，没想到碰巧你真就起了坏心！”弥海冷笑说：“我本来就不想当和尚，你少管闲事！”说完飞身就跑了。知荒随后紧撵，来到一个大院儿。弥海唰地一下子上了屋顶，刚要转身，让知荒一把就抓住了。知荒说：“师兄啊，师父的话你真就不听啦？”弥海也不答话，回过胳膊肘猛地一拐，下了毒手。知荒万没想到师兄坏他，身子一晃，摔下房顶，就昏过去了。等他醒过来，弥海早没影儿了。知荒顾不得伤痛，挨进了胡同，走到朱铁匠家院外，看见屋里点着油灯。他翻墙进院，到窗跟儿底下听了听，没动静，舔破窗户纸一看：糟了，那朱寡妇上吊啦！知荒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心里就象点了一把火，忽拉一下，出了一身汗，他咬着牙上了龙首山。

弥海干完坏事，回到庙里，刚要睡觉，冷丁听见窗户外有响动，知道是师弟，就披着衣裳出来说：“今晚在房顶上我手重了，对不起师弟，给你赔礼了。我这有一包金条，带上走你的路吧，别怪师兄无情无义，我也再不想去见师父

啦！”知荒冷笑说：“师父怕你败坏佛门名声，祸害好人，叫我劝你行善。没想到你干出这种伤天害命的勾当，别怪师弟绝情啦！”说完，知荒使出了师父单传的朱砂掌，呼地一下劈过来，弥海“哇”地喷出一口鲜血，顿时倒在地下死了。知荒朝着庙门行了个礼，说了声“阿弥陀佛！”就扬长而去了。

第二天，庙里打更的和尚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跟老和尚叨咕一遍，大伙儿觉得挺稀奇。老和尚让把弥海的尸首埋在庙外西坡道上，不埋坟丘，让千人踩万人踏，好解解大伙儿心头之恨。直到现在，不少人路过那儿，还跺几脚呢！

讲述人 郭玉山 男 八十岁 无文化（已故） 铁岭市民

搜集人 王兆山 铁岭市剧目室干部

## 呼雷咒

从前，龙首山下住着一户姓刘的人家。一家三口，老太太六十多岁，双目失明。儿子刘禄，卖豆腐为生。媳妇姓丁，人家都叫她丁二娘，是个老娘婆。别看她净给别人接生，自个儿三十五六了，还没开过怀。

刘老太太年轻时守寡，拉扯独生子刘禄，靠给人家缝缝补补维持生活，日子过得有上顿没下顿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好不容易把孩子盼大了。她一边侍弄园子，一边帮儿子做豆腐，攒钱给儿子把媳妇娶到家，也累了一身的病，躺在炕上起不来了，眼睛也看不清了。成年哼哼唧唧，叫人揪心巴拉的。

刘禄是个孝子，围前围后，热汤热水地伺候老妈。每天卖豆腐回来，总是给老太太揣回一块熟肉什么的，还常给老太太请先生抓药，盼老太太多活几年。

丁二娘可不是个贤惠媳妇，又刁又泼，不拿老人当回事，总觉得老太太不顺眼，整天不是指鸡骂狗，就是磕盆摔碗，不给好脸。因为她不生孩子，刘禄也不怕她。知道她对妈不好，总跟她唠叨，有时还骂她几句，丁二娘就又哭又闹，吵得四邻不安。

老太太看着儿子和媳妇为了自个儿闹不和，十分伤心，经常偷着掉泪。一来二去，俩眼就全瞎了。从此后，老太太摸来摸去不能自理。丁二娘越发嫌恶她，盼她早点儿死了好净

心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个算命先生。丁二娘把他让进屋，请他给自个算算啥时候能抱儿子。这个算命先生闭眼掐算了半天，瞅瞅炕上的老太太，对丁二娘说：“你命中本该有子，只是水火相克，头上有命硬之人压顶难以解脱。”丁二娘心中领会，怒火上攻，嘴里骂了一句：“该死就快点儿死！”老太太躺在炕上心里明白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冲着算命先生说：“请你给我也算算，看我哪天死？”那先生又一掐算：“你老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寿禄还长着呢！不过等你啥时候吃肉吃不出肉味儿来也就该去了。”说完，算命先生收了卦金就走了。刘禄回家后，老太太就把算命先生的话跟他说了。刘禄安慰他妈说：“妈，别听那个，儿子天天给你买肉做得香香地吃！”刘禄真的每天一块肉，亲手给老妈做着吃。老太太一边吃，刘禄一边问：“妈，香不？”“香，真香！”丁二娘在一旁听了，气得直咬嘴唇，恨不得整死老太太。她琢磨算命先生的话，想出个主意。这天，刘禄又买回块肉，刚要做，丁二娘把肉抢过去说：“你卖一天豆腐够累了，我给妈做吧，准保比你做得香。”说着就乐呵呵地切肉去了。不一会儿，肉做好了，丁二娘双手捧碗送到老太太跟前说：“妈，你今儿个尝尝我做的肉。”老太太愣住了，心想，不知今天太阳打哪头出来的？又一想，兴许是孝顺儿子把她感化了。唉，那赶情好啊。老太太心里一热乎，就把碗接过来，尝了一口，真可口，比刘禄做的强多了。就夸了一句：“今儿个的肉比每天的都香啊！”媳妇乐了，说：“妈爱吃，往后我给妈做吧！”刘禄一见婆媳和好，心里也特别高兴。打那以后，丁二娘对老婆婆一直不错。

一晃儿半个多月过去了。这天，刘太太觉得身上发沉不爱吃东西。丁二娘一见，好，机会来了。就说：“妈你想吃点儿啥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啥也不想吃。”丁二娘说：“我给你包饺子吃吧？”老太太点点头。丁二娘跑到集上，买了块肉，然后找到刘禄，让他请先生给老太太看病，说完拎着肉回家了。等刘禄把先生请到家，丁二娘把饺子都包好了。正下锅煮呢，先生给老太太号了脉，说不要紧，开了个药方就走了。丁二娘把煮好的饺子端到老太太跟跟前，亲手挟了一个饺子说：“妈，今个饺子可香了，你趁热吃吧。”说着把饺子送到老太太嘴里。老太太咬了一口说：“这饺子啥馅儿啊？”丁二娘说：“肉馅儿呀！”老太太说不象是肉味儿呀！”丁二娘急忙盯了刘禄一眼说：“糟了，老太太吃不出肉味儿来了！”说着又挟一个饺子递给刘禄说：“你尝尝味道咋样？”刘禄咬了一口，眼泪巴哒巴哒掉下来了。他心想：“这饺子一兜肉的，多香啊，咋吃不出肉味儿来呢？这回我妈要够呛啊！”他想起算命先生那话来了。老太太勉勉强强咽下一个饺子，说啥也不吃了。丁二娘把饺子端回厨房，跟刘禄说：“我守着妈，你快给她抓药去。”刘禄二话没说，拿起药方就走了。

刘禄一走，丁二娘急忙把几个饺子倒猪槽里喂猪了。咋回事？原来丁二娘起了坏心。她给别人接生，留了个衣胞（胎盘）泡在罐里，等机会让老太太吃，好让她说没肉味儿，然后再趁机害死她。这样应了算命先生的话，加上她对老太太好了，刘禄也就不会怀疑她了。这不，今儿个她就把衣胞剁成馅儿，包了几个饺子给老太太吃。赶刘禄尝那个是好肉做的，两样馅儿！

刘禄抓药回来，就把药熬上了。他让丁二娘看着，自己出去磨豆子去了。丁二娘把药汁澄到泔水桶里扔了，往药壶里倒了一碗卤水。不一会儿，刘禄说：“药好了晾晾给妈喝了吧。”丁二娘拎着药壶刚要往出倒，忽听有人喊了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抬头一看，一个老和尚站在面前，乐呵呵地看着她。原来是和尚化缘来了。丁二娘把药壶放在门旁，进屋去取铜钱。她把两个大钱递给和尚，和尚伸手接钱，行了个佛礼，一转身，一脚把药壶踢个稀碎，药汤淌了一地。丁二娘大怒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禿驴，没长眼啊！”那老和尚只是念了句“阿弥陀佛”。刘禄说：“算了吧，这位师傅也不是故意的，明天，我再抓一付药吧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山东边有人找丁二娘接生，她就跟着走了。等忙活完都快晌午了，没等走到山坡，天就阴了。又打雷又打闪，刚到慈清寺门前就下起了大雨。山上不少人都往庙里跑，丁二娘也跑进去避雨，庙堂里有个和尚正在打坐。丁二娘一看，这不是昨天化缘的那个和尚吗？心里恨他搅了自己那件亏心事。只听那和尚说了句“阿弥陀佛”，接着又嘟囔不知念些什么经。不一会儿，就听“咔啦啦……”一阵巨响冲着庙顶压来，震得屋子直呼扇。避雨的行人都吓了一跳。这雷声刚停了又起，围着庙顶转，十分瘆人！那老和尚站起来，冲着大伙儿说：“劈雳不散，必有孽障。不知谁有罪孽，请往门外站，免得雷击本寺，殆害众生。”和尚说完，大伙儿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一个人出去。和尚又说：“诸位施主中定有不轨之人，如心中无愧，不妨每人站出一试。”一个打柴的老头儿说：“我出去！”推开门就出去了。可是雷还在庙顶响，老头儿在院里站了半天，啥事儿没